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七

劉吳吳朱權列傳第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也洪武初叅爲宜春訓導有憊仲質好學博通經史召對稱旨授翰林院編修歷官禮部尚書十五年設諸殿閣學士如宋制命仲質爲華盖殿大學士宋訥文淵閣吳伯宗武英殿吳沉東閣皆無所領閣務惟從容待顧問而已文華殿爲皇太子講讀之所未授官時有耆儒鮑恂者崇德人全思誠上海人余詮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登州人年俱七十餘

矣禮部主事劉庸薦稱恂等皆明經老儒達治體上皆召至入見賜坐顧問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不欲煩以政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卿志庶無負卿等生平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固辭乃賜敕放還鄉紳後至以爲鄧縣教諭仲質後絀爲監察御史而訥伯宗沉静皆遷謫去閣員罷不用文皇始以胡廣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昭皇進楊士奇華蓋楊榮兼謹身黄淮金幼孜兼武英內閣儼然稱宰相矣

吳伯宗名祐金谿人也伯宗十歲即通舉子業有先達見其文嘆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四年首開取士科士就廷試高皇帝親策問曰古者數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科得人爲盛今特延子大夫于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繇是時伯宗已舉鄉試爲第一人聯雋中書省於是廷對復稱旨上遂擢爲進士第一人賜袍笏靴帶特寵榮之授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濂同修大明日曆時丞相胡惟庸方用事伯宗不肯相屈下惟庸遂坐以它事中傷之謫居鳳陽

八年伯宗上疏論時政因及惟庸驕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滋久為國大蠹上覽奏即召伯宗還朝仍賜之衣鈔未使安南歸為國子助教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學明年改翰林典籍上閒吟咏嘗製十題命伯宗賦之援筆立就上喜稱才子賜織金錦衣每賡和其詩見御集中十四年除太常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謫陝西教諭及淮召還為檢討是年命為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伯宗弟仲實為三河知縣繆薦人速伯宗復降檢討十七年進文字不以時謫雲南卒

吳沉字濬仲金華人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國初舉爲縣學訓導以疾辭洪武十二年以省臣薦至京授翰林待制時上已勸馬上業徃徃進諸儒臣講論經史學士濂最親重得偕上坐起上時時授以旨使爲詔草其他諸儒次莫若同及沉三吾等而數人起自濂後上皆以其學問該洽文詞優贍悉令供職翰林紀注言動備顧問上論議故自明聖而沉等皆能將順稱旨踰年坐事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上言國初之制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一體稱臣於禮未

安○詔群臣議沈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
位臣子尊敬之禮何得異同相同言非是啟事東宮臣
請稱臣如故上從之是年復陞待制十五年應對失旨
謫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上嘗咨論治道嘉
沈德業文學並美命畫工繪沈像賜之以示褒異是年
陞　東閣大學士上方齋戒享太廟
謂沈曰朕閱古昔聖賢之書垂訓立教大要有三君能
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人道立矣卿其類輯前言爲
書助朕觀覽沈集五經四書語爲書三卷以進上覽而

意之賜名精誠録命沅序之尋以進謂後期爲考功監所劾降侍書役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以老疾乞致仕許之沅嘗著孔子封王辯其言曰孔子聖人也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似也然王者之號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名正而言順乎孔子作春秋諸侯有僭稱王者黜之蓋名者實之賓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濫名孔子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歸以有天下之號孔子在天之靈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

其德無其位孔子之不幸也曾謂無實之稱足爲聖人
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
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
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
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
無臣不可爲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
吾其可以欺聖乎然則若之何曰夫子澤不被于當時
而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號孰若事之以師之
尊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

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夫子則不得為君而爲師者也師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維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傳當時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諡門人弟子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諡加於聖人必非聖人意也天下之論毋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折之以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

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者非也彼之不敢議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余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是時文治大興况獨謂兵不可廢言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孫吳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以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

為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删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擬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刑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沉在成均與諸生訂正傳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也善生十歲已通五經大義元亂奉繼母隱匿山中太祖既有天下始應郡守聘出爲學校師洪武八年以宿儒召試第一授翰林修撰逾年不以家屬至京上怪之曰汝不欲久居此耶其速之來久

之又不至上又問無以對由是得罪謫戍遼東時善與
修春秋本末未成去甚歎之因得病方進藥恍有神人
執春秋一卷見善曰此予所編書與予對讀一日之間
醫投藥者三神投書者三病遂已善行未至遼有旨放
還卿十七年上思用老成人召起為翰林待詔十八年
奉旨與典籍聶鉉主考禮闈三月授奉議大夫文淵閣
大學士上御殿閣甞召進講心箴多啓沃請選任賢才
務嚴簡擇以保其終從遊內苑賦甘露詩上親折松枝
甘露賜之是年以疾請告賜歸甫及家而卒卒之先夕

有星如虹隕于居正德中追謚文恪

諭曰我太祖懲於胡惟庸罷丞相不設聖慮淵矣今之殿閣避丞相名耳安在不丞相哉初制殿閣大學士不得壓九卿九卿奏事不得關內閣今之九卿題奏聽內閣票旨倘非其人安在不惟庸哉然在仁宗之世獨有權謹者以光祿署丞命爲文華殿大學士無裁官亦不預閣務謹河間人也太宗時王事以孝聞爲樂安令滿考轉光祿寺署丞謹素以孝行聞母病躬湯藥非效即首籲天求以身代母得愈年九十乃終躬負土以葬廬

墓三年有烏鳴泉湧兎馴之異仁宗即位特召見命鴻
臚官以謹事狀聞詔大廷示百僚就日拜文華殿大學
士謹辭弗稱上曰朕之除卿嘉卿孝以風天下之為人
子者他非卿責也夫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
令侍皇太子監國留京宣宗立以疾乞歸學士秩正五
品進通政司右參議致仕謹去後文華學士遂不設
○秦謹正統中卒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八

詹徽開濟列傳第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詹徽翰林學士承吉同之子也以文行歷官監察御史僉都御史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徽桃法過峻然在公勤上復其家性殘刻吏有過罰甚爲挪死不予歸以至吏擧發關鼓嘗上言陛下奉天子民刑獄每存欽恤期于無刑而頑民犯法不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制之使民知畏而重犯法上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用刑之道貴得中得中則刑淸失中則刑亂而政

褒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有軍人曾兩犯罪蒙宥今復犯罪當杖徽欲并其前罪請誅之上曰前罪旣宥今復追論則不信矣用刑不信使民何所措手足矣罪本應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應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令杖而遣之二十二年陞吏部尚書上擢兩訓導爲長史徽以爲越次請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道則尊資格可勿論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其明年坐藍黨死子紱尚寶司丞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也元季爲察罕掌書記入國朝以河南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洪武十四年上以御史大夫安然薦召拜刑部尚書泣部勤敏有爲令諸司各置考功圖日紀所行事以稽勤怠數月間諸司小大之獄無復有如往時淹停歲月者濟才足辦之也上喜信用之濟由是益自矜負嘗不奉旨移文督責諸司如中書省所爲榜戒僚屬曰尚書到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已又

立簿曰寅戌之書限僚屬出入上聞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趍事赴功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毋會妻子能幾何時邪濟不聽濟能以勤率屬然其性殘酷議法漸巧峇上惡其太刻諭之曰刑罰所以禁民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古人網漏於吞舟之魚竭澤而漁尚安有魚者汝張峇法以網民民其能免乎此非朕所望汝也濟大慚濟與鄉人有舊怨濟則巧搆其人陷於獄令郎中仇衍等鍜成之其善中傷人類此又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獄官爲發覺詔濟諭之歸鄉

與侍郎王希哲主事伍叔徽執獄官於獄扼其吭殺
其恃權罔上又若此上屢訓諭不復省業惡之會有告
其在洛陽時強其甥女閻氏為奴使濟妹早夜而行姦
在濟盡掠其家財携其妹幷子歸姑欲訴濟輒捶逐之
於是監察御史陶垕仲等劾奏濟瀆亂人倫有傷風教
不可為國大臣且言濟奏事時置奏札懷中或隱不言
欲入啓皇太子至則又不言乃復入奏覘伺上意務為
兩圖奸計莫測上怒下濟獄幷執王希哲伉衍等詔廷
臣訊之濟具服與希哲等俱誅之濟為人有才辦外事

譏悅然陰毒狡險嘗侍上見御製詩文輒請歸潛刻以誇大聲勢所爲多不法一日朝罷上召與論政事濟畧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深惡其諂佞卒及於敗上嘗勅諭濟父蒙曰翁志堅人也所以子尚書令尚書之志正在首觀時誠固志人也久若是而不異則出仕賢稱矣翁碩若是國民幸若是朕思必若是欣哉欣哉不亦美乎然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携孫等赴京可見翁以子爲國爲民之切許國之心盡矣足翁平昔之志况今日之耀朕幸翁來多方更訓揚爾祖宗保我社稷故茲勅諭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九

張兼鄭列傳第十七

東莞尹守衡著

張孟兼者名丁浦江人孟兼為人侃侃自好涉獵書史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丞孟兼故負能文奴視同輩是時中丞劉伯溫學士宋景濂皆以文章有重名而伯溫氣豪甚不肯妥下人顧獨喜孟兼上嘗以文學臣為問伯溫對曰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為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聞之益

有高嘗以其文示其鄉人人弗之服也視之無言置袖中曰俟夜燃復之今未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幸删修之可也退則大怒而且詆之曰是惡知文者彼猶蠻夷山谷中纔爲人製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斂視國工何敢望哉既而孟兼謫輸作鄉人不及信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曰若兒人失官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繆爲恭敬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爲俯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類此人以是益不附之而孟兼則時時爲濂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會上欲用越

僧謐問濂曾見謐文否誰所有且索來觀時謐爲書與孟兼論性命濂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濂召孟兼以謐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濂曰張丞卿門人耶濂對曰非臣門人臣里中子耳爲文才甚劉基嘗爲上稱即丞也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接引一事蔓延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墮膽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僧也頗尊重簡禮節

而兼自負其能無敵且易之邱候孟兼中門入孟兼以爲邱雖位大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笞之月朔望謁學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邱邱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邱下令使軍民更自至庫貿錢孟兼謂此非詔旨騎馬入布政司譴箠僚吏問罪上封事論邱違制邱亦上封事共言孟兼凌侮狀請去位以避之不且爲所擠上大怒曰此小人不顧生死敢於誑朕阻壞公政特敕御史屈泰往將孟兼杖六十械遞闕下上見孟兼益大怒命衛士捽髮擿拿埀死論棄市敕諭邱

曰朕不聰明以小人居要位致是小人侮君子害忠良敢大作威福以取滅亡然自今已後卿勿畏強而任勿恃大而耻小於斯慎守吉哉初孟兼遷副使山東假道歸省受墓上許之孟兼至家縣令丞問者來酒不為禮孟兼坐受拜不答既酒却之鄉人皆勸孟兼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敗或憐之或快之而孟兼中實無險賊心祇以尚氣好高行陷於死卯有文學多才智上令蓄髮賜拜方面受殊寵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卯應詔上書上手詔褒嘉為卯在方岳諸條事之

惟謹有參政彭遍者南海人印嘗以事干遍遍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

論曰才能若人所欲得也無誠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以孟婁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身而聊畧他人謬矣法雖過當其底于此酷厥有以哉

蔡居升名伯巨寧海人也弱冠爲邑諸生善說禮人有婚喪伯巨爲相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好面斥人人知其無他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選入太學上詔諸生

教河北子弟伯巨從平遥縣待諸生如子諸生愛事之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上不求言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已平矣民服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祇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何所措手足乎數年以來治獄之吏務從深刻未斷有罪疑惟輕者未斷有殺之三宥之三者士有燕如夷辨知如良乎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以

鞭笞箠楚爲尋常之辱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漢之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晉郭璞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日之謂也臣惟國家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振法令修行求治不難矣然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

材安者甚不稱皇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氷之將泮也氷之堅非太陽一月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而為患易見也惟所謂分封太侈者臣故以為其患難知也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

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臣恐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猾亂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亡及也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漢臣賈生之所爲痛哭者此也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幸甚書上上大怒曰小子乃敢疎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

心憤况使吾兒見耶速取來吾將手刃之而啖其肉伯
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庚死獄中伯
巨同邑人有鄭士利者字好義爲邑諸生兄士原以儒
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洪武九年
天下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起上以爲欺罔繫郡國守
相以下數千百人獄主印者皆論死佐貳下榜一百戍
死戍遠方士利兄亦在繫中丞相御史大夫皆知空印
無他弊莫敢諫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
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乎會星變求言士利日可以

言矣請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曰吾死不恨士原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言空印事曰陛下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完印考校冊書兩縫印也非一印一紙比也縱得之無用况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而數乃定省府去部遠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

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則皆數十年成就通達之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書成欲上數矣而未决閉門逆旅俯首泣泣數日兒子問曰救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

生數十人我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生而短小貌不揚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丞相何問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君爲此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能爲我謀乎辭不屈詔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論曰余於兩君既其志蓋甚足憐云雖然一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一以縫掖而妄冀回天之力肉食者豈盡鄙耶嗟夫二君所言亦平平耳更讀十年書無裨天下事也

姚卯金列傳第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姚廣孝長洲人父爲醫廣孝性早慧通儒書一日語父曰兒不樂爲醫願從佛法名道衍字斯道喜爲詩道士席應眞授有兵書術家言又好之盡得其學深閉匿人無知者友人王行私異之曰是未遇時耳萬戶侯安足道哉衍嘗遊覽京口搖膝豪吟僧宗泐見而笑之曰此釋子詎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洪武八年詔僧通儒者與官衍就禮部試不中選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十王

當之國上曰王與一高僧誦經念佛修齋衍以僧宗泐薦得見燕王藩邸衍覘燕王有天子氣乘間請王曰殿下若能從上乞臣府中臣當有以報殿下王乃自求衍於太祖得從至北平衍喜得當王王亦時時與語合意得衍自是皇考既殂落太孫嗣服往往削辱諸藩王王或嘆息泣下衍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願王毋自愛毋慮王曰爾能卜乎對曰能爲王卜大吉衍復啓王召鄞人袁珙使相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若難兵遂起珙相術在勝國時已擅名遇衍嵩山寺相衍爲病虎形性嗜殺

他日劉秉忠之流也衍大笑益自負至是二人同事燕王相得甚及起兵其日烈風暴雨王不懌衍曰龍飛在天則風雨從之元吉之祥王兵南行衍輔世子居守南兵來侵皆衍畫謀守禦王以是無北顧之憂南行進止王輒緘書飛騎問衍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功衍第一上大封功臣屢欲爵衍衍固辭曰臣僧也願爲左善世品極矣乃授僧錄司左善世而上心弗愜也一日上忽顧謂衍答曰卿今日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上曰朕已知矣毋諱強之言乃對曰臣早待漏門外進與

吏部尚書肴言臣歷五階而上言巳歷五階而下臣還趨蹌甚故介介耳上曰朕所以欲爵卿也即日拜太子少師復姚姓賜今名上與語呼少師不名命之蓄髮則辭賜衣玉帶冠頂麾帽賜之第亦辭竟居慶壽寺中令娶妻不肯賜二宮人受之不近乃召還永樂二年上令出賑蘇湖廣孝有姊初聞衍貴靖難嘆息謂人曰和尚忽悲悲常如是耶至是還長洲衣見姊姊不納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也廣孝易僧服往姊堅不肯見家人固勸之乃出立堂中廣孝即下拜姊曰我安用拜做和尚不

丁壯有甚好八拂衣入不復出故人王賓隱君子也廣孝就見之三不可逕斥騎徒走造叩門賓不應遥語曰和尚錯耶廣孝慚而退上往來兩都廣孝甫輔太子南京六年入覲北京時八十有四矣其年三月日知其將逝也先以其期語諸門人上臨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卒七日異香不散上爲卜地西山韓谷建塔而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官其後子姚繼爲尚寶少卿贈榮國公諡恭靖上爲文神道碑廣孝與宋濂蘇伯衡高啓諸文人相來往所著有逃虛子別

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論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雖然於釋則臣道靡也於臣則釋道累也所謂歸儒者不盡而爲異者在不終耶彼王賓眞隱人言論焉誠愧其姊矣余讀成祖之碑其墓曰商不世傳說之叟以佐中興厥尚用亦於士之流以成大業符[illegible]彪圖久是一種英雄哉

郭資字存性武安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爲刑戶部治錢穀有聲超陞左僉都御史尚書郁新爲改北平參議至則盡條北平之獘政以聞高皇帝嘉焉陞參政不數月轉左布政使紀綱大振燕王起兵靖難資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共稽首呼萬歲王悅留侍王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北平資殫心力扞備帷兵民王師南下轉餉不乏靖難後陞戶部尚書上曰郭資朕之蕭何也賜賚視諸侯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詔建北京置行部改行部尚書永樂十九年罷行部都北

京復為戸部尚書時巡狩營建百廢並興皆資調度太宗上賓仁宗嗣位冊立皇太子上念舊勞以資兼太子賓客資與蹇夏二尚書多忤二尚書言上曰資偏執妨事且多病宜令致仕上曰朕居守時甚得資力今出危疑安乃遂棄之朕誠不忍開士奇曰資何如人士奇對曰資強毅人也入不得干以私但性太偏執耳上曰何也士奇曰陛下蠲租詔數下資執不肯開除仍責有司徵納則何以使陛下之恩澤得流於下乎此其過之大者然其耿介有守衆弗能及也上曰有朕在又原吉與

其事當不復偏執矣蹇夏二尚書數言上曰不去資仁
政必為所格上乃命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給半
俸復其家宣德三年原吉攝部務召還掌部事免朝參
資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上謂資如歲寒松柏
愈老愈勁卒贈湯陰伯謚忠襄官一子戶部主事資受
歷四朝屢登八座衣食僅充幾不能葬同時有兵部尚
書金忠者鄞人也精卜筮微時同邑袁廷玉相之曰此
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補戍通州賣卜多奇中燕王
起兵北平忠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

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王召見忠叩首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臣忠願捧元黽以從王命卜之大吉立授紀善右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長史已爲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上欲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等右次子盛言高煦扈從功請上立爲皇太子時文臣獨忠作力爭以爲不可忠雖戎卒博於古史遂就上前歷數古昔適孽事以對上心是之異日密以質解黃二學士二學士

諭上如忠言已而皇世子既立爲太子上遂屬忠爲兼
右輔導官令兼詹事府詹事六年勅兼輔導皇長孫七
年上北巡留忠與蹇義黃淮楊士奇四人輔太子監國
八年上征本雅失里十二年征瓦剌皇太子兩進迎鑾
表皆遣忠官僚往往爲高煦黨譖上以過遲繫上密令
忠察審忠毋頓首言三爲白無此事願陛下寬釋上或
不釋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它他日有蹤跡即如人
言臣并逮坐忠承顧問能慎密不洩上故畢信任之卒
卒太子即位追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逵爲翰林檢討

達幼道歸寧侵學吏倩請書比長景陵召達還翰林正統十二年改禮科給事中下都給事中景泰二年出為太盧道使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一

解黃胡金岳列傳第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也父開洪武初以李宜公薦召見華蓋殿高皇帝問開何以教朕開叩頭對曰願天子明德慎罰高皇帝善欲官之固辭歸洪武二十一年三子一榜同登進士第高皇帝又善以開一家三人皆出仕而縉又年少縉兄綸授禮部主事而縉與榜特親拔爲庶吉士使讀中秘書時時召兩人論議考所學一日諭縉于大庖西室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其直爲朕

言之縉退上封事萬餘言事多切劘上嘉已又獻太平十策上皆嘉納數與諸大臣稱縉奇才縉亦高自負不能俛仰諸大臣諸大臣多不好縉兵部侍郎沈溍為上言縉入部堂索囚牘語嫚慢亡禮上以縉過傲逆乃稍遷縉御史欲以吏事勞之而縉又為諸御史作疏劾都御史袁泰上既曲宥泰而泰切齒恨縉矣上知縉不容於諸大臣召闕至訓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宜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未晚也

縉歸八年上崩縉奔喪而諸忌縉者諷有司劾縉違來
非詔旨謫河州衛吏建文君嗣位召還爲翰林待詔是
時翰林修撰胡廣吳府審理楊士奇衛府紀善周是修
給事中金幼孜皆縉同郡人惟然相好其慶弔過一雅
矣其後燕王入國是修死之而縉與廣士奇幼孜等迎
戚燕王爲天子踰月皆進秩行在天子常坐奉天門左
室親國政輒召縉與中書舍人黄淮兩人立御榻旁備
顧問夜分上寢即賜坐榻前不數日令入內閣辦制詔
咸出於縉縉復引廣士奇幼孜等上皆令與共在文淵

閣而縉是秋遂陞侍讀學士初修高皇帝實錄縉為總裁皇太子立陞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縉時同在閣事者七人上深器任上諭七人曰爾七人朝夕與朕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當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七人叩首謝上皆賜五品公服令七人命婦赴柔儀殿見中宮中宮訓勞如上語賜七命婦冠服亦如之歲時賞賚與六卿等初

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

數在上前請立高煦為皇太子　上私
語縉縉頓首曰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尊奪宗自古致
亂又頓首曰好聖孫上頷之　縉因　言　上册
為過隆漢王致生覬覦上怒謂縉離間我骨肉遂疎縉
而縉語外廷人多知之於是高煦益欲殺縉令黨等謗
縉漏泄禁中語上聞之不樂會上欲征交阯縉言交阯
古羈縻國得其地不足郡縣上怒出縉為廣西右參議
尋用李至剛言縉怨望改交阯縉居交阯四載入京時
上北征縉見東宮遂辭去上還高煦言縉瞰上出塞遂

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而縉借檢討王偁趨廣東媟嬉山水因上封事請用數萬人鑿贑江以便往來上覽疏大怒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耶分逮偁下詔獄偁閩人也洪武庚午鄉薦例入太學乞終養毋終文皇帝召起為翰林檢討英公討安南辟居幕下汝洞庭浮沅湘歷九疑弔蒼梧徵兵南海從象桂道五管觀師于日南九真之交大將軍待之為揖客其為人君雖若傲大都類縉獄中有自詠文極之以呼天之辭而先縉瘦死縉在繫五年為永樂乙未錦衣帥上囚籍

上見縉名問帥曰解縉猶未死耶帥退與縉對泣醉之
酒坐雪中卒上令籍其家徙妻子遼東君子謂縉之以
謗死也在漏言以故上心終莫釋七人士奇榮皆躋少
師淮少保幼孜禮部尚書儼以祭酒致仕加授太子賓
客獨縉雖罹慘禍亦懸天上嘗書蹇義等十人名命縉疏
其人品十人者吏部尚書蹇義戶書夏原吉兵書劉儁
刑書鄭賜禮書李至剛行部工書黃福左都御史陳瑛
工書宋禮大理卿陳洽兵書方賓縉疏中各有短長上
覽之授東宮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俟驗之東宮因

問縉建文任用諸人縉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縉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其後仁宗出縉疏語西揚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論十人皆定見也乃赦縉妻子還鄉官其次子禎亮為中書舍人正統元年還其故產成化五年禎亮以九年滿考時年六十八矣例不復用禎亮自言父縉永樂時擢居內閣頗效忠勤乞仍舊職上許之縉文名籍甚一時書亦精絕予人求無難色或言有不當與者答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

嘗教人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此類其爲人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也洪武三十年進士初授中書舍人靖難後首與解縉同被召改編修同直內閣踰月陞侍讀太子立陞左庶子五年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復敕兼輔皇長孫上初北巡淮留守上還奉太子表迎上滁州上喜與語良久封淮父如淮官上再北巡漢王日造飛語搖監國且搆諸輔導臣上征瓦剌還淮奉太子表進上上以奏書失辭遂盡逮諸輔導臣下詔獄淮坐獄中凡十年所著有省愆集太子即位始釋出爲通政

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內閣洪熙元年陞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獻陵大漸皇太子在南京太子有漢隙中外洶洶淮與西楊佐鄭襄二王監國憂勞至于嘔血太子入即大位漢遂反上親征淮以多病留佐二王上還淮疾甚上特命醫診視病瘥因請骸骨歸養賜行鈔萬貫是時父年九十而淮餘六旬矣抵家父卒上賜一品葬祭八年淮疾且愈詣闕謝上留之累月上召諸大臣遊西苑張太師蹇夏諸人騎而從特賜淮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命會試天下士上命淮與少詹事

上直爲考試官及辭歸上賜金織衣一襲宴餞太液池還宸翰爲詩送之從來恩數未有也上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及期淮至上大喜恩遇有倍于初明年上崩淮奔喪新皇帝念淮先朝舊臣厚寵賚之踰月餘乃歸初立閣諸人雖才亞東楊而縉與士奇廣文學勝之縉頗輕淮淮因不能釋憾二人而二人待淮愈謹淮夙嬰瘵病宣宗一日問淮何在二人同以淮疾對且言瘵善染人上於是有旨免淮奏對而淮遂請老消歸林下二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三淮立朝多獻納且舉其大者若

難後黨獄大起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者奏編
亦伍淮援近勅言于上不宜自背詔旨以復追罪南人
阿嚕台納款欲收女直吐蕃東西諸部落廷議欲許之
淮曰胡人很于野心使各自為心則力易制若併為一
後患滋大此好甚不可許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
無遠不見爾輩在平地耳前此上欲賜西域大寶法
王玉印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賜外夷用勑命廣運二寶
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矣上嘉納上
故英斷士奇等善將順淮獨過謁其即同列稍有不直

上前不相假人故謂淮好背毀人同列多與隙長陵嘗語士奇曰朕嗣諸留守臣獨黃淮與汝遇事肯言然淮東宮有從有不從淮能持正類可知也卒謚文簡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父壽昌字子祺洪武三年以薦爲御史疏請遷都關中已而出爲廣西僉憲調知彭州歷延平太守有治聲廣八歲而孤稍長從兩舅學日[illegible]儉夜親經史建文初建舉鄉會試時丁靖難兵起廣對側指斥親藩建文君喜擢進士第一曰北逃方與難爲亂胡可廣乎更名靖授翰林院修撰文皇入國附侍

請復名廣召入內閣尋改侍讀永樂二年簡用東宮官陞右庶子五年進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八年文皇出塞親征虜令與庶子楊榮侍講幼孜皆扈從旣不知兵以文墨備顧問上過塞外名山峻險輒立馬召廣三人與語或下馬少坐山巔上賜酒殽駐蹕召語帳殿前或夜漏數刻方遣出道中相失必急遣兵騎四出尋諸學士時時顧左右問諸學士來未上不得諸學士相與語不悅也三人追上不及營脫衣乘散馬渡河河水沒馬及腰以上狀見若白上上笑曰今日方見艱難汝

三人亡恐乎塞上四月風威尚嚴廣衛衣皮裘氈帳

上笑謂廣曰卿今爲翰學士矣廣書法遒美上見奇喜

欲鐫磨崖碑輒命廣書塞外無大筆廣用小羊毫筆鈎

勒上石甚壯偉可觀上喜甚十二年上出征虜剿三人

復扈從皇長孫侍行上謂廣三人曰卿等每日禁中間

暇即以經史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也卿從

奉勅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文淵閣大學

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廣技質簡重上知其材而信任亞

於東陽廣公退輒杜門讀書與解縉皆以文翰見稱縉

性骨鯁廣不如縉上命西僧彭福有卿雲天花金仙羅
漢見雲表廣獻聖孝瑞應頌上綴爲佛曲令宮中歌舞
之禮部郎周訥請封禪不許廣獻卻封禪頌皆迎上好取
容人比漢之胡廣云永樂十六年廣卒年僅四十有九
贈禮部尚書謚文穆上追念廣官其子穜翰林院檢討
獻陵加贈少師初廣同縉共侍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
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可妻之以女廣頓首曰臣
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必生女勿疑矣已而女也遂許
昏縉子禎亮縉死妻子戍遼廣欲悔婚女劓截耳曰拆

门薄命之婚皇上手之父而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皆若忘親何用生為越數年解氏蒙宥女歸禎亮事姑孝謹人以曆為建文狀元愧其女矣

金幼孜名善新淦人也建文二年以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太宗入國改翰林院檢討直內閣轉侍講是時進講東宮諸臣分閱經義幼孜閱春秋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五年陞右諭德兼侍講七年扈從北巡八年從征北虜奮次清水源進神應泉銘過虜飲馬河上率輕騎出逐虜令幼孜留營中幼孜請隨行上曰爾不能戰

恐朕顧盼不及爲爾累爾留豈不安乎上破虜還仍以
陣內事語幼孜加慰勞幼孜叩頭謝十二年從征至土
剌河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兼諭德十八年陞文淵閣大
學士兼翰林學士二十二年從征至開平上之北征必
幼孜與東楊廬陵三學士從塞外風迅幼孜左手執馬
轡右手護帽纔趑趄馬上上顧幼孜笑曰今日秀才酸
矣三人嘗迷窮谷中幼孜墜馬廣不能顧榮爲結鞍轡
行數武復墜榮以已馬讓幼孜而自乘劣馬夜崎嶇至
旦及日中方詣帳中上戲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

楊榮將至不免所過山川險阻上必歷指諭幼孜記之或
令磨崖刻石上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榆木川
之變東楊南討幼孜留軍中護皇太子即位進戶部右
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兼
武英殿大學士洪熙改元陞禮部尚書兼支三俸時詔
百官離親三年上者聽告歸省幼孜首奉詔告歸省母
卒會修兩朝實錄宣陵特勅起復幷召省親學士楊
溥還為總裁官宣德五年從上巡邊度雞鳴山上曰唐
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度此山幼孜曰太宗後亦悔之

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從至宣府還明年卒年六十四贈少保諡文靖幼孜居內閣二十五年名位亞二楊持節出寧夏冊封慶府兩郡王妃歷河南關東西之境所見兵民休戚還上封事中覽閱秦漢唐以來遺墟多賦詠焉考會試一讀廷試卷四為人簡易沉黙不伐善不驚名疾苦有啟請身後之澤幼孜正色曰君子所耻有子昭伯登宣德二年進

贊曰觧公以始進少年受知髙帝不爲不早文皇入纂起發筆之末首授綠綸之寄不爲不遇骨肉之讒間則君臣之義削終没身圖土妻子流遷不亦悲乎舊公名位雖遜二楊使以縣車之口猶靦顔以與閣寺争權必不能矣胡金二公黙黙苟禄軍旅之事不及東楊然詔告一宣威仰絶漠翰墨之勞悪可少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四十二

蹇郭吳程夏蹇黃胡周劉傳第二十　東莞尹守衡著

蹇義字宜之巴人也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初義祖冒姓李及義身始復蹇姓太祖問汝蹇叔之後乎乃爲改易瑢名用義字賜之一名當謂太祖命勿調俟滿九載大用之何太祖崩建文君即位超陞吏部右侍郎義居位歲餘無能有所短長國子博士王紳貽之書曰執事方貳天下重望而治亂安危關繫於進退取舍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

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憂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

非其材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執事雖欲爲尋常無聞

之人而不可得況望其逍遙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哉

歛容謝教文皇入閣議與原吉出迎甄改左侍郎

月代張紞爲尚書是時上方峻除建文諸新例義言上

曰監成憲者當無因革又亂政者則有經權爲陳數事

不果上以爲允或遂罷義不忘建文上不聽因語義曰

人才皆出其若逃就豈因建文當用而遂棄之自今勿

復分別但隨材擢任永樂 年仁宗立兼詹事上欲

諭太子率令條事件導意太子愛重之七年上巡北京

皇太子監國義以吏部尚書及兵部尚書金忠與左春

坊大學士黄淮左諭德楊士奇留輔上諭義曰昔唐太

宗命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今朕命留卿等四人卿四

人宜識朕意義等頓首受命其後上每北巡即義四人

留輔四人中義最老成然總持過於持正多思不能專

斷毋有剸議大事太子則多關決士奇義辭讓而已十

二年上征虜刺還東宮迎上遲行逮諸輔導官義遂至

中途即放還尋亦并釋士奇餘諸人皆下詔獄十七年

外艱立詔起復還京明年改都北京從皇太子入朝又
明年三殿災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若
察文武吏士義與給事中馬俊巡撫應天諸郡義曰國
家多事之秋吏難盡法繩束特斥太甚者數人所過諸
公太問所以安集有姓者悉條奏行之二十年上征阿
魯台戶部主事張鶴禮部尚書呂震婿也朝東宮失儀
太子以震故宥不問上詔義縱有罪下錦衣衛囚繫并
逮士奇震逾旬乃釋是時上鮮視朝中外事悉啟皇太
子無慮二閹黃儼江保讒以是監國諸臣楊生嫌隙上

素知義為人忠謹無他勝往往與士奇皆得見原俱無恙又一年上崩皇太子嗣位諸在獄者始得釋出二人各加秩義進少保兼尚書支二俸一歲中歷進少傅少師勝義故原吉士奇榮幼孜五人繩愆糾繆銀圖書面五人者同親增二詔勉之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遊而成忠上方銳意綱泰平義與士奇二人皆監國義輔尤恭謹　日義與原吉士奇榮四人入見上問四人夜來星變見否皆對曰未上曰自少侍太祖識星象嘗以教士奇問士奇曰卿宜知之士奇對未知上

門天命也歎息起明日召義與士奇入諭曰朕監國二
十年讒慝交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
保全不廣且蔡遂與卿決言已泣下二人流涕慰上上
中吾去世後卿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出二勅二
印賜二人義曰蹇忠貞印楊曰楊貞一印諭曰匕門世
守以備顧二人一如仁考二陵實錄成以義監修宣德元
年從上出征樂安上還復寵忠厚寬弘銀圖書賜義以
示褒寵上將御邊巡山及西苑游觀輒召義與原吉士
奇榮等騎而從上嘗指御用評義曰以操以濟群公之

乃義等叩頭謝恩歲上大喜三年上出其案曰御史房義
四人皆扈從其父師旅上念四人俱年高不欲煩以事
皆令輟部務朝夕侍左右顧問而祿秩如故義與原吉
皆非內閣臣而以師保兼部務特賜珊瑚筆格玉硯印
家條其事制勅　時公孤兩官爲百年上念皇太后
出謁　陵上以太后命召見義等便殿諭曰吾數言
卿等忠勤令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以祖宗福祚家國
亦惟卿等贊襄之功命賜酒饌仍金文幣上常　內人
皆先帝簡畀遺朕老臣以是悉心任用動見優禮也又

以吏部侍郎郭璡攝尚書義守故職侍左右討論至理而已特賜新第文明門內益親近之義從中書曾秉銓部未嘗別更他職尚書二十七載以明恕稱八年歷少師洊九載賜宴于禮部是年生日賜鈔萬緡廐馬一匹裕陵即位之日發宿中得疾越旬日而卒上初聞疾知義必不可起令太監范弘就問欲何言義對曰陛下初嗣位臣寡祐不能效分寸但犬馬之誠望聖明敬守成憲終始不渝耳年七十二贈太師謚忠定子英仝皆尚寶司丞

擢進直隸新安人也初名進大學生永樂初任戶部主事能勤職務爲卿佐倚任太宗亦知其名未幾陞福建右參議時年二十四人呼小方面歷陞工部右侍郎督修武當山宮觀事竣轉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爲改名璡尚書蹇義輟部事宣宗欲璡爲尚書大學士楊士奇言吏尚書非才學俱優者不足以當之乃不果用璡仕早未遑問學閣臣以此少之璡後九年秩滿卒陞尚書上念士奇言務諭璡留意人才嘗舉呂蒙正夾袋底見文翹材館録故事敎璡勤於訪察陵嗣位除璡

尺籍優異之特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内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璡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璡言疏上盡留諸大臣先是宣德初内閣謂用人之柄不宜顓在吏部方面風憲郡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用至璡在吏部位重望輕御史知縣復令五品以上京官薦舉人以璡開薦舉之途寓請寄之術頗以累璡爲璡御史王文論列予致仕太祖時有吏部尚書吴琳者

黃岡人也詹同以名儒薦授國子助教歷官兵部尚書

洪武六年改吏部與同迭視部事尋以老致仕琳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見一農人孤坐小几徐起拔秧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上益重之又張善者泰興人歲貢入太學授吏部主事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伏誅以郎官署部事稱上意特陞侍郎轉尚書上諭廷臣曰善雖年少宇量宏濶他莫能倖也善與上議諸司職掌允合上心上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

上欲爲善營第泰興善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奪人自益也未報消渙何敢當此善改籍上欲免之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

諭曰蹇忠定歷事五朝內替宸謨外康流品疇詢咨斷罔敢侵官以是三十年不更一它秩在位如彼其久也郭璡即代其位仍以師保佐萬幾信任如彼其專也于時一代老臣知有三楊亦無不知有蹇夏者余攷祖宗時公卿多稱其位吳琳老不惰於農事斯能不溺其職矣蹇善居無第宅斯能國爾忘家矣故附表著之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也洪武中鄉薦遊太學選入禁
廚書詔勑上賜原吉書獨愛之賜紗衣一襲上時遣人
稿詞諸生勤惰獨原吉端坐供職竟日上心識之書滿
當升部職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特留授户部主事尚
書郁新與閣羅諸司事倚出焉有劉郎中數不得新意
原吉新嘗過聽書吏奚生言斷上怒上問新誰教汝新曰
堂後書吏奚生教臣臣罪萬死上下書吏奚生獄劉郎中因
欲遂中原吉奏原吉專尚書柄前事皆原吉教尚書上
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於是并與書吏弃

生葬市秩滿乞歸省上以原吉能勤職特假與皁優之建文君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撫福建未幾移鎮蘄州文皇入國轉左侍郎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出治吳浙大水三年秋新卒召還掌部事進資政大夫是時內難初靖府庫空虛大啓藩封創建宮殿出討四夷國費億萬原吉晝夜焦勞經度無乏七年從上北巡兼掌行在禮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征阿魯台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原吉每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朝退即中御史環請事口應手判不

動勞色並奏行在南啓東宮太孫端拱以聽而已上深嘉賜原吉鈔幣其後上每北巡輒命原吉侍太孫隨行上北征則輔太孫留守原吉九載秩滿上親宴之武英殿諭廷臣曰夏原吉高皇帝養成賢德輔朕爾羣臣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重修太祖實錄命與姚廣孝監修上欲都北京十八年宮殿成上令原吉迎太子太孫南京及將至原吉先入見上問太子來何速原吉頓首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故太子孝思之切上嘉賜鈔二百錠云何三殿災原吉言于上曰愛民所以敬天也請蠲逋

召孟流移以回天意時言者多言遷都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上曰方遷都時朕與諸大臣密議數月皆言便今群臣言不便何也言官聞上語遂劾諸大臣上怒跪言官諸大臣午門辨遷都利害都御史王彰詈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原吉獨奏曰御史給事職言路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上悅兩有之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矣西域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原吉爭不可上遽止他

日上見法王便殿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序於諸
候之上况夷狄乎臣一屈膝有辱天子之臣臣死不敢
奉詔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溥之遠矣十九
年上議征虜問原吉邊儲多寡原吉對曰僅給將士備
禦不能給大軍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
眚間作內外俱疲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
懌召問兵書方賓刑書吳中二人俞對與原吉同上怒并
原吉皆繫內官監賓懼自殺上因呂震言三人皆憸邪
命裁參賓屍并欲殺原吉皇太孫爲原吉請上遣中使覘

原吉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解置不問逮三載出師及至榆木川不豫乃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訃至太子走繫所泣語原吉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問國事原吉曰令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甦民困太子即位復原吉戶部尚書初原吉在繫丁內艱於是乞終制上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言去卿有毋朕無父乎今有司為原吉治毋葬太子立兼太子太傅尋進少保仍兼太子少傅尚書如

故支三俸是時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淮並不兼宮秩以孤卿而兼宮秩獨原吉一人上嘗語蹇義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督艮皆吾所倚任賜原吉田五頃建第兩京是冬無雪上作憂民吟屬原吉和賜玉帶侍講李時勉言事激上大怒上曰時勉當朝辱朕必殺之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上損聖德願陛下少霽天威即欲罪之下法司議未晚上怒少解時勉之獲免於死原吉力也是時上欲返都南京北諸司復命稱行在太子還祭孝陵遂留太子守南京及上崩皇后急欲召太子

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太子至群臣郊迎不見原吉太子問原吉何在莫能對太子入太后諭所以留原吉意太子乃召原吉慰曰卿奉皇祖命輔朕卿當以事皇祖者事朕也時時密咨原吉或袖小帖付携出原吉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原吉爲奸臣首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得原吉言乃决從征庶人還賜閣者三人明年各賜諸大臣銀圖書原吉曰含弘貞靖從巡邊上取原吉橐中糗嘗之笑曰卿食此粗糲耶對曰臣得食

此足矣隨營將士尚多餓者上徹御饌賜原吉且爲加
犒將士上還京遂令原吉與蹇少師皆散部務優老之
俾專論道左右召還前致仕太子太師郭資還掌戶部
事原吉謁日上繪壽星圖製詩賜之五年春卒贈太師
謚忠靖原吉尚書二十五年不解戶部而常兼他部事
嘗總六曹兼長都察院大理而佩八印監修三朝實錄
是時蹇夏竝名義爵重赫謀原吉弘裕善斷一時公卿
雅推爲第一平江伯陳瑄靖難初嘗欲殺原吉原吉
卒愛其才薦總漕運有隸偶汚原吉金織賜衣懼欲逃

原吉曰衣可浣毋懼汝能事我矣慰留之部吏一日捧
押精微文書因風爲墨汚吏肉袒俟原吉曰爾何與明
日袖至上前自引罪易之原吉嘗夜閱牘忽撫案而歎
章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奏
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原吉自不肯傳人罪
故能往往不肯記錄人過有子瑄少失特原吉一日朝
退瑄前問父今日議何事父笑曰非爾所知然父心亦
默嘉之仁廟嘗問原吉卿子年幾何可官未原吉曰臣
子幼稚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晚及原吉卒宣皇

即日授瑄爲尚寶司丞年甫十三張太師輔呼爲小友正統初雲南夷逆命瑄上疏請緩日效十四年北虜犯京師瑄陳四事詔亟行之虜去瑄言虜得利去今冬來春必圖再寇今汝寧南陽諸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爲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爲副用教閲之法百人爲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九十人習戰法內可以捍京邑之警外可以消州縣之變兵部尚書于謙請試用其才命事定不果瑄以老乞就養金陵先後復疏數事皆擧將才吏治國儲邊防

常卿者皆弗能用不伸其志歷官司卿成化十四年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尋卒前三日猶力疾草君德疏遣子崇文上之以爲皆懷此言久未收輙上今臣病死在旦夕死而不言永無日矣疏聞

天子遣諭祭于南京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也洪武中鄉貢士初爲邑主簿凡再遷至龍江衛經歷洪武三十一年上書言事稱意旨

太祖超遷爲工部右侍郎文皇入國福自陳爲奸臣所累上宥之復其官李景隆指福爲齊黃黨福厲聲爭于

上前曰臣罪固應死但口占為奸黨臣心不服上不問尋轉左通政與蹇義俱陞尚書永樂三年以都御史陳瑛劾改行部尚書四年與大理卿陳洽轉餉南交事平遂以尚書兼掌交阯布按二司事福撫綏夷民新附其馴習而安樂之中朝士遷謫在福教禮令行民間化之成郡縣吏勤撫字招徠功中官馬騏恃恩虐福數裁抑馬騏亟欲去福乃媚恨乃譖上誣福有異志上察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耳不問也昭皇即位念福老成人久勞於外使洽往代福還福任交阯十九年

內外艱皆奪情不許守制還日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其冬上選東宮官以福兼詹事府詹事宣德元年黎殺交阯反洽請于朝願乞福還交阯撫安之會福持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諭之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為朕再行昔先帝念卿尚書也今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遠方新附經始勞卿安輯仍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阯參贊事命總兵官柳升統大軍偕福往升至隘沒福被執賊見福皆驚下馬羅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也皆泣下曰公我父母也顧自尊重餽饟

金帛糧有與衛送出境福至龍州悉以賊遺歸官還京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出與平江伯督理漕河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造河荒地宜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省漕粟下部議僉以爲便時已遣諸曹即往視舉行已又有言軍民既各有常業何得復患苦之事竟沮其後上在宮中更覽福疏而出示内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悔不能用今六卿中誰倫才奇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總憲交趾安輯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六卿中鮮及福者今年七十矣諸從進少年高

坐中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朕常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因當士奇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旦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初上好游觀苑囿諸大臣多依違承順而福獨持正不阿上嘗命福觀戲福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棊曰臣不會棊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稍不樂有

福亦多賢勞在外不得如蹇夏諸人朝夕見親幸福出
南京物雖優福年老或以爲言道見遠實錄之也裕陵
即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大臣以三孤兼者獨福一
人文臣參贊南京機務亦自福始正統五年卒年七十
八卒之日室無斤綿福爲尚書四十年以憂國忘家老而
彌篤焉福以人才出於學校宜設憲臣提督迄今憲臣之
有提學由福議也成化元年追贈太保謚忠定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也建文二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永樂元年轉戶科都給事中時傳建文居下 在外諸

舊臣多從建文君去者上益疑及大索建文諸臣上察近侍中濙忠實可托命濙巡遊天下名訪張儠傝又名須考循行郡縣察人心及建文君安在時　傳建文君在滇南濙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聞內艱還朝起復為禮部右侍郎明年　春命巡江浙有是時藩王屢惎能謀危監國　令濙且至南京詗察太子濙得七事密疏聞則皆　太子誠敬孝謹事上覽之知太子無它大悅濙出至于期襲二十一年還朝會　上巡宣府濙馳謁比夜中上已寢聞濙至急披衣起召入勞苦賜

坐與語曩甚懽淡上太嶽太和山瑞光圖及進榔梅
靈之太子嗣位轉太子賓客兼南京祭酒仁宗後閱宮
中密疏見淡故上太子時七事喜謂淡曰卿素忠慎朕
不及知也仁宗崩景陵即位轉禮部左侍郎兼太子賓
客冬來朝留行在禮部明年改元代呂震爲尚書宣德
二年賜第一區閽一人三年賜父祭世家淸和恭節二
銀章是秋扈從出會州明年兼詹事府扈巡邊賚有常
郡豪民田宅沒官亡盡賜淡六年兼領行在戸部事往
歲逋租詔下戸部多格不行淡廉入至得借爲兵餉以

是西楊始爲上言上遂知以濙謹厚足辦此故以戶部屬濙上與西楊議欲降勑行寬恤輒令與濙商可否濙有才略深中不淺上時信任濙坐楊前忽産玉芝一莖西楊以爲仁德凝和之應正統元年濙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行禮部印給之九年以年致仕不允十四年上北狩郕王即皇位進濙少傅太傅景泰元年右都御史楊善使虜濙請附進上皇衣幣不報上皇返居南宮其冬十二月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延安門不許二年以累乞歸不允其冬上皇萬壽節濙請百官拜

賀延安門不許三年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初帝之易儲從臾於初御史王文遂歷吏部尚書入直文淵閣吏科都給事中林聰欲論之有未可文啣之屬聰爲甥補官得善地文嗾御史劾聰下廷議乃欲比律殺聰廷臣多附文者或語文曰公以宿憾而殺諫官毋乃不可及署奏循不肯署曰公等自爲之移疾不出上遣太監興安問疾循曰老臣無疾聞廷議殺聰驚悸不安耳與安還告上上曰比促殺人可乎聰得不死上乃左遷聰爲國子監學正七年災變乞歸不允以

疾辭不許時年八十二矣上皇復位力疾入見請老去上念濙忠憫官其子長寧錦衣衛鎮撫世襲然竟以易儲預議削宮僚秩免歸又七年乃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濙初生白髮白眉彌月方黑母娠濙時夢僧持化見遺既誕之明日有僧至索兒觀兒見僧笑僧曰此吾師大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笑爲誌今果然矣濙卒之夕常郡守夢濙入辭視之僧也明日聞訃濙性恭謹立朝幾六十年尚書三十餘年十知禮部貢舉天下士多出其門因以此榮始終世莫與比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也永樂二年進士詩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未及忱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一人揩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陞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求材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蘇松等郡先是巡撫胡槩受民告訐忱至一切不省或而詰忱曰公不及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忱笑應之曰明卿劾有狀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是時蘇州逋税七百九十萬石常松有差忱㸔籍駭蹶召父老問故

得其七弊其苞蔭之患首在勢豪而其乾沒之孔莫甚里胥忱語蘇守況鍾曰長此上與下俱困可無所以通融檢制之術乎會是年諸郡皆有秋乃與蘇守況鍾松江守趙豫常守莫愚奏令甲出官鈔平糴復從富民勸借三郡得米三十萬石有差各縣立倉時之名曰濟農倉蘇稅官田徵額倍於民田忱乃曲算剏為平米法令官與民等畫一起科蘇稅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踈減八十餘萬有奇而常松亦遞減有差夏秋兩稅不得復關里胥各縣設場水次令民自輸圖里各推富有力

一人爲糧長總收受請降鐵斛使糧長如式槩較與民
約加耗無貧富不失圭撮差其力産厚薄爲押運度地
遠近勞逸爲上中下支撥於是豪民人人自愛遵奉恍
約束不敢少踰軼細民上納視舊減三之一及既兊運
節其盈縮亦復可藏其什之一以爲餘米恍令弁入濟
農倉三卿歲有祿米一百萬石運給北京武職之月俸
石費六斗恍曰彼能受之南京獨不能來受之此乎來
則六斗之餘吾倉也咨部如其請歲省六十萬石
歸濟農倉於是倉粟陳陳相因州縣廪庾皆湍溢河有

矣仍與給借修築圩岸開濬河湖則人支口糧以爲農
事故不責償春耕借貸衞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爲差秋
成則併賦之其或年凶又再賑焉民亦亡不如約而有
司自逋負者當是時豪民既不得兼併而閭閻亦有蓋
藏上供亡愆百數歲取足於餘米民無橫科以至三郡
官廨學宮賢祠古墓橋梁溝洫歲費不下萬計江南民
愛戴之如父母焉滿九年轉左侍郎正統六年兼巡撫
嘉湖二郡修築捍海塘費鉅萬役五載皆忱度支海竟
不能爲患十四年入朝留爲戶部尚書郕王帝制直隸

蘇松二郡人不得官戶部永樂中皇太子監國請以江西人給事中王高爲戶部侍郎不許忱旣作戶部條數日遂改工部仍巡江南巡撫八月英宗北狩國事倥傯忱巡踰月致糧數百萬京師并造軍器數百萬以次而至軍中無缺期景泰元年引年不允二年請老從其請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在江南二十二年兩艱起復視事才識通敏不拘繩墨事有利國便民不嫌破格行之巡視淮揚鹽課勸忱借蘇松餘米給竈民上鹽是時米貴鹽賤官民利之勑取牛膠萬餘觔貯綠

繇侊入朝則請京庫牛皮出貿膠歸帀新皮還庫
工部索用水磨明盔非遲歲月不可恍令沃錫應之旬
日而具人多服其善應卒而又不能不卒爲可喜正統
間當振用權恍亦善調劑之間遺往往不吝人以爲附
勢然振敗愛重之以故欲有弛張片詞得奉俞旨無中
格後人鉏術恍檄而適變不如恍恍没江南逋負大水
饑民號泣丁道曰安得周尚書復生活我也又其後戶
部大造曹屬盡稽辦覈各餘米括之官以是徵索雜出
毋乞補收入益思恍之功江南民至今祠祭焉

曰晏忠靖常以一戶部而兼佩九卿之印印不入內而預閣務條吾乃知官不必備惟其人夫世其忠良裨于天子之論思奚必入閣哉黃忠宣出撫南交十有九載晚奪親喪以爲人子不得守苫塊於一日可謂憂國忘家者矣胡忠安轍跡半天下或云上別有所以命之然以六卿之長有同方外之僧人言其大[illegible]師後身忘其然乎我朝財賦江南號繁劇周文襄巡撫二十有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之虞食百世不亦宜乎